

墓葬與時局：抗戰烽火中的章太炎墓

林輝鋒

[提要] 章太炎逝世後，國民政府通過的國葬令，因人事、時局等因素未及實施，章氏靈柩被暫厝於蘇州寓所的花園。抗戰時期，日軍曾整修過章太炎墓；一些在淪陷區活動的門生故舊亦曾先後前往拜吊，其中不乏周作人、林柏生等偽政權要人。聯繫到此前被延誤的“國葬”，以及此後的正式安葬、“文化大革命”期間墓地被毀、1981年重建新墓，凡此種種均可看出章太炎這樣一位重要歷史人物的墓葬與時局變幻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日寇整修、漢奸拜吊等事，在相關論著中均被隱而不表，這提醒後人讀史時應留意敘述的選擇性。

[關鍵詞] 抗日戰爭 章太炎墓 高倉正三 周作人

[中圖分類號] K2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3 - 0184 - 10

1936年6月14日，一代國學大師章太炎病逝於蘇州錦帆路五十號寓所。國難當頭之際，作為“碩果僅存”的重量級學者，其逝世亦被視為國內學界老輩凋零的標誌。^①章太炎早年投身反清革命，進入民國後又反對袁世凱稱帝，期間“七被追捕，三入牢獄”，^②飽受磨難。逝世後，其身後之事亦歷盡波折。從籌備國葬、經受抗戰烽火洗禮、1955年正式安葬、“文化大革命”期間墓地被毀，到1981年重建新墓，一波三折，令人浩歎。從逝世算起，到安葬於杭州南屏山荔子峰下，前後歷時19年，到1981年新墓落成則已過去近半個世紀。對於這一漫長的營葬過程，不少相關論著均有所述及。^③其中，關於抗戰期間章太炎墓的遭遇，既有成果或語焉不詳，或不盡合於史實。本文對此問題略作探討，以增進對章氏身後境遇及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化界的瞭解。

一、從“國葬”到暫厝

國人向有“蓋棺論定”之說，具體到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其實更多的時候是“蓋棺論未定”，張之洞、孫中山、吳佩孚等人均如此。^④章太炎逝世後，論者多讚譽其在革命活動及國學研究上的卓越貢獻，細別之則大有不同。據魯迅觀察，其師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晚年“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執贄願為弟子者綦眾，至於倉皇製《同門錄》成冊”。^⑤在邵元沖眼裡，“太炎近年於論事諸文，雖恒流於偏頗，然數十年中，以學術而創導民族大誼者，實為今日之靈光，奄然謝去，海內讀書種子盡矣！而清史

掌故，亦闕一老師為之敷述考證，惜哉！”^⑥在金毓黻看來，章太炎“實結清代漢學家之局”，晚年講學蘇州，“徒眾頗盛，正如康成之居高密，於群言混淆中獨樹一幟，如再能聰明高壽，如伏生之教於齊魯，則其津逮後學更非今日之比”。^⑦蔡元培將章太炎視為黃宗羲、顧炎武、俞樾、孫詒讓一流人物，^⑧朱希祖則將其師比作劉基。^⑨《中央日報》社論欄刊載的程滄波悼文將章氏喻為揚雄、蔡邕之流，“用筆豁刻”，以致引起邵元沖的不滿。^⑩

章氏逝世後，應以何種方式安葬這位“革命大家”“學術大師”，^⑪成為當局無法迴避的問題。1936年6月16日，邵元沖、丁惟汾、鄧家彥等人赴蘇州章宅弔唁時即有國葬之議。次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散會後，邵元沖與張繼、馮玉祥、陳立夫、王伯群、程潛等人繼續討論章太炎身後諸事，據邵元沖載：“溥泉謂晨間已商介石，關於太炎國葬事，彼亦以為可行云。眾乃推余起草應恤太炎提案，交立夫轉送介石，簽名提出而散。”18日，邵元沖致函蔣介石，商談章太炎葬禮問題。22日，邵元沖、居正、馮玉祥、程潛、丁惟汾、張繼及李烈鈞等人再次討論章氏國葬問題。邵元沖認為，該問題“惟仍將取決於介石”。三天後，邵元沖從陳立夫處獲悉，蔣介石“對太炎國葬事，猶主從緩”。從許可到消極，蔣氏的這一態度轉變頗令邵元沖感到困惑。^⑫

除蔣介石態度消極外，章太炎國葬一事還遭到吳稚暉的強烈反對。吳稚暉為國民黨“四老”之一，與章太炎積怨頗深。據章門弟子朱希祖在日記中載：

（6月22日）上午九時至陵園小築訪張溥泉先生，談先師飾終事以國葬為最要，其他皆緩圖。同車進城，約十一時至中央大學同汪旭初再談此事。聞邵翼如（邵元沖）竭力主張國葬，已提議於中央黨部，惟聞吳稚暉反對此事，蓋與先師有舊怨也。

（6月26日）傍晚至中央大學，並至汪旭初處，聞先師國葬事黨部會議為吳稚暉以“無功於黨”否決，不知先師蓋有功於國，故須國葬，不須黨葬也。聞邵、張、葉諸公擬移於中央政治會議再議，囑旭初草一呈文，請求國葬，弟子十人署名其上，而以余為首，馬裕藻、錢夏、許壽裳、周作人、沈兼士、汪東、曾道、馬宗薌、馬宗霍次之，並委分頭接洽。^⑬

在邵元沖、張繼等人的大力推動下，^⑭中央政治會議最終於7月1日決定國葬章太炎，^⑮並於7月9日公佈《國葬令》。^⑯隨後，成立章太炎國葬籌備委員會，討論葬費、葬地等事。^⑰用於國葬的經費核准3萬元，1936年10月先撥款1萬元，12月又續撥2萬元。^⑱

1936年7月通過國葬決議，遷延至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仍未辦理，原因是多方面的。從人事上看，除前述蔣介石消極、吳稚暉反對外，邵元沖在“西安事變”中遭槍擊意外身亡，使得章太炎國葬一事失去了一位既熱心又有力的支持者，亦屬重要原因之一。當然，更重要的還是與時局有關。對於國民政府當局而言，1936年內憂外患達到頂點。華北方面，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日本侵略者虎視眈眈，各地漢奸蠢蠢欲動。西南方面，1936年5月12日胡漢民在廣州病逝，6月初兩廣當局豎起“反蔣抗日”大旗，宣佈脫離南京國民政府，國內政局驟然緊張。^⑲“兩廣事變”解決後不久，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政局劇烈動盪，牽扯了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主要精力，自然影響到了包括國葬章太炎在內的一些不急之務。章氏此時故去，真可謂“死不逢時”。此外，還與一些具體因素有關。章太炎逝世後，夫人湯國梨既要料理喪事，又需設法維持國學講習會，頗為吃力。^⑳按照章太炎生前願望，要在杭州西湖，傍劉基、張蒼水而葬。^㉑要實現這一願望並不容易，主要是西湖一帶地價昂貴，誠如邵元沖在日記中所稱：“汪旭初言，章夫人擬購地西湖濱，畝需五千金，則購地五六畝已需三萬金。當此民窮國困之時，何以堪此？”^㉒從《朱

希祖日記》的記載看，1936年10月湯國梨等人即已赴杭尋找葬地，然而到1937年7月14日朱希祖在杭州與湯國梨見面時，國葬一事仍停留在籌備階段。^②

抗戰全面爆發後，蘇州面臨戰火威脅，章氏家屬被迫採取權宜之計。1937年8月，“當時蘇城因遭飛機轟炸，遺族為欲求安全起見，就暫厝先生遺柩於屋後花園。湯夫人與公子輩，偕赴滬上，留一顏姓老僕，在蘇看守門戶”。^③1982年，章太炎之孫章念馳根據家藏材料及見聞所得撰成《章太炎營葬始末》一文，詳述其祖父從逝世到1955年安葬、再到1981年新墓落成的整個過程，文中對此事有更為詳細的記載：

這時抗日戰爭的炮火已逼近蘇州，敵機常來空襲，為安全計，只得將祖父靈柩移到家中地下室內。但形勢一天比一天惡化，國民黨大員早已捲資潛逃，市民也紛紛避難，而祖父的靈柩還擱在家中沒處入土，一家急得直發愁，於是決定暫時將祖父靈柩葬於蘇州家中後園內。園內有口魚池，合家偷偷將水抽乾，砌成墓穴，把靈柩暫厝。^④

二、“章太炎墓安然無恙”

由於國葬的延誤，整個抗戰期間，章太炎的靈柩只得暫厝在寓所後園花園的黃土中。在漫長的抗戰時期，它又經歷了怎樣的風風雨雨？關於這一問題，一位署名“×厂”的作者曾在1946年第2期《滬風》上刊登過一篇題為《章太炎墓安然無恙》的文章，稱：

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逝世後，其靈柩即暫葬於蘇州宅內園地中。蘇州淪陷，夫人湯國梨轉展至上海，創辦章氏文學院於五洲大樓，從學者甚眾。太平洋戰事起，文學院解散，湯女士韜光斂影，以避日寇之注目，即廬墓亦不敢一往省視。然日寇在蘇州，頗欲利用其隆望以為號召，屢覬覦其故居，為當地人士多方回護，乃得安然。後見園地墳起，疑為密藏禁物，欲加發掘，某君與日寇稔，力白其實，保證無他，乃異想天開，欲為之開追悼會，某君復宛轉解說而罷。今湯女士將遵大師遺命，卜葬西子湖畔，並為十周祭以告慰在天之靈云。^⑤

限於史料，作者詳情目前尚難查考。從內容看，當屬熟悉章氏葬事內情之人。

關於抗戰期間章太炎墓的情況，前引章念馳《章太炎營葬始末》一文則稱：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們全家忍痛離開了蘇州，家內僅留老家人顏伯熊照料。同年十一月，蘇州淪陷，日軍闖到我家，肆意掠奪，他們看到後園內有一新墓，懷疑內埋財寶，一定要挖墓，老家人苦苦勸止，遭到毒打。正在這時，有個日本軍官聞訊親來查問，當他瞭解到這是章太炎先生的墳墓時，喝退了日軍。過了幾天，居然還親自祭奠了一番，從此再也沒有日本兵來侵擾，太炎先生遺體總算保存了下來。

祖母率全家從江蘇流離到浙江，又轉輾到溫州，經水路到達上海，避難於租界，但一家人心都惦念著祖父的後事……

不久，上海淪陷，汪偽政權為了擴大它的影響，企圖利用我們的家庭聲望，拉祖母下水，叫偽浙江省長傅式銳（字築隱，我家的一個親戚）出面遊說，先來誘我祖母出任偽職，後又誘我父親出任浙江建設廳長，遭到我祖母和父親的堅決拒絕。他們又以關心祖父葬事為名，前來糾纏，說什麼日本天皇有國葬章太炎的意思，妄圖以此籠絡。於是祖母寫了封信託他轉致日本當局，謝絕了一切，信謂：“太炎葬事，準備戰事結束之後再講，至於我們婦孺之輩，僅知家務而已。”此後汪偽之流再也沒來糾纏。^⑥

章念馳生於 1942 年，不可能瞭解抗戰時期發生的事情，以上所載當來自相關知情者。

後來的不少研究者，在相關論著中對抗戰時期章太炎墓的遭遇亦多有述及。1982 年，汪榮祖撰成《太炎新墓記》一文，對於抗戰時期的情況僅一語帶過：“抗日期間，日寇侵佔蘇州，章宅遭搶劫，幸棺柩未毀。”^⑧2003 年發表的謝惠芬《哲人日已遠，典範在夙昔——杭州章太炎紀念館建館始末》一文，^⑨2007 年發表的豐家驊《章太炎遺葬始末》一文，^⑩以及 2011 年出版的華強《章太炎大傳》一書的相關章節，^⑪在述及該問題時，基本上均依據章念馳的相關記載。

從前引內容看，章念馳、“× 厂”兩人所記雖在細節上多有不同，但核心信息則大體相近，主要包括以下三點：一是日軍覬覦章太炎墓中可能埋藏的“財寶”；二是日偽方面妄圖利用章太炎的名望；三是除了淪陷初期，章太炎墓未再受到日偽方面的侵擾。這兩個記載是否可靠？除此之外，抗戰時期圍繞章太炎墓是否還發生過其他故事？這一切均有賴於相關史料的挖掘。

三、辻部隊整修章太炎墓

高倉正三留下的《蘇州日記》正是與該問題相關的重要材料之一。高倉正三，1914 年生，畢業於京都大學支那語學與支那文學科，是日本研究中國語的著名學者倉石武四郎的學生。由於刻苦好學、勤於鑽研，畢業後留在京大東方文化研究所工作。1939 年秋，獲得日本外務省“在支（支那）特別研究員”的資助來華留學。在倉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的推薦下，赴蘇州學習、研究吳方言。由於體弱多病，1941 年春病逝於蘇州，終年僅 27 歲。其兄長高倉克己從日本趕來料理後事，在遺物中發現了他的日記。經過其兄長、同事和朋友的整理，1943 年 1 月該日記由日本弘文堂出版。因所記多為其在蘇州時期發生之事，故稱《蘇州日記》。20 世紀 90 年代，該日記中文節譯本曾在《蘇州雜誌》上連載發表。2014 年正式由古吳軒出版社出版。^⑫

《蘇州日記》不少內容涉及章太炎墓，這些內容基本為前引“× 厂”及章念馳二文所未載。據該日記記載，1939 年 11 月駐紮在蘇州的侵華日軍辻部隊曾經整修過章太炎墓。高倉正三在日記中詳細記載其所見章太炎墓的情形，及日軍修墓一事的緣起、經過和結果。

1939 年 9 月 25 日，高倉正三由日本赴滬，兩天後抵達蘇州。在與侵華日軍在蘇州的最高機關接洽時，因人介紹結識了在偽江蘇省政府任秘書的章賦瀾，並從章處打聽到了不少當地文化界的消息，^⑬隨後他於 10 月 2 日實地考察了俞樾故居、章太炎故居及墳墓。據《蘇州日記》載：

（1939 年 10 月 2 日）其後去憑弔地處馬醫科二十五號小巷深處的曲園舊居。作為古籍而保存下來的曲園內還存有春在堂的刻板。下午，去錦帆路尋訪章氏廟（譯注：指章太炎故居）和墳墓，青蒿在墓上散發著陣陣清香。

（1939 年 10 月 3 日，高倉正三致高倉克己函）由省政府章氏的介紹，昨天去了俞樾的曲園和章太炎的家，憑弔了章氏的墳墓……章太炎的墓在他家後花園的菜田裡，聽說是為了應付緊急事變而做的假墓。家裡只剩下一個空殼，只有遺像而已。

（1939 年 10 月 4 日，高倉正三致日比野丈夫函）前天，我去了曲園（俞樾舊宅）和章太炎家以及參拜了他的墳墓。面對著雜草叢生、被一丈多高的桑樹所遮掩並葬在後院田裡的墳墓，真令人萬分掃興。^⑭

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此時章太炎墓的荒蕪情形。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作為一位來自異國他鄉的青年學者，高倉正三之所以對章太炎如此關注，主要應是出於學術上的考慮，尤其是和他在京都大學時的老師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有關。

倉石武四郎先後就學於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受到京都學派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的親炙，1928～1930年來華留學。期間，他曾聽過太炎弟子朱希祖、錢玄同等人的課，受錢玄同的影響尤大。^⑤1930年7月3日，他還曾親赴章太炎上海同孚路寓所，向其請教學問。^⑥作為學生輩，高倉正三對章太炎的態度難免受到其師的影響。

從《蘇州日記》中收錄的高倉正三、吉川幸次郎之間的通信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他和吉川幸次郎的聯繫尤為密切。吉川幸次郎師從狩野直喜，戰爭年代他遠離瀰漫日本全國上下的軍國主義和狹隘的國粹主義氣焰，埋首於學術研究。^⑦與倉石武四郎一樣，吉川幸次郎和章太炎之間亦存在某種間接的學緣關係。1928～1931年他來華留學，所接觸的老師馬裕藻、吳承仕、黃侃等人均為太炎門生。其中，他對黃侃尤為佩服，認為黃氏“才是真正認真讀書的人”。在黃侃、吳梅的介紹下，他曾在蘇州度過“非常愉快的幾周”。^⑧不過他並未和章太炎有過接觸，晚年他在訪談中說是由於“有點害怕”。^⑨這種“害怕”更多是後學者對前輩大師的一種敬畏。正是有這層關係，高倉正三甫到蘇州便著手尋訪章太炎故居和墳墓。當他找到之後，在致吉川幸次郎的函中不無自豪地稱：“我已知道曲園和章氏墳墓的所在地，不管什麼時候，我都可以帶您前往。”^⑩

受高倉正三影響，駐蘇州日軍辻部隊派人整修章太炎墓。據其日記載：1939年10月20日，“夜裡朱爺回來與末次氏交談。聽他說過過（辻——引者）隊長想要有關章氏墳墓的調查彙報。此事連夜用航空信拜託倉田氏（高倉淳之助）”。23日，高倉正三函告吉川幸次郎：“前封信中給您談起章太炎墓地一事，聽說蘇州的過（辻）部隊長設法想把此墓整修一番。我昨天已用航空信拜託倉田氏寫一份有關章氏事蹟的調查書。請先生您也從中多加關照並垂示方略。”31日，“陪小竹氏去了章氏墓和曲園”。^⑪11月12日，他再次函請高倉淳之助撰寫章太炎傳，稱：

先前（十月二十一日）用航空信拜託您寫有關余杭章氏略傳一事不知目前進展如何。或者我擔心信在途中出了事。因此用此函再次拜託您了。請把余杭章氏的略傳、著作和思想用打字機在研究所的專用紙上，以研究所的報告形式（如有困難，則寫上有您頭銜的報告形式）寄來行嗎？墳墓業已打掃乾淨，為搞得更加像樣，因此，再次拜託以上事項。^⑫

11月14日下午2時左右，高倉正三接到辻部隊石井中尉來電，“急忙趕去看章氏的墳墓——已經打掃得乾乾淨淨，清潔漂亮”。同日，高倉正三在致吉川幸次郎函中稱：

至於章太炎假墓地（譯注：這是作者誤聽傳聞，其實是真墓。後來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有關部門根據章太炎遺願遷葬於杭州西湖邊，現在蘇州錦帆路章太炎故居內的墳墓猶在，為衣冠塚）一事。當時我和倉田先生一起與當地負責人會面，剛提出我們的看法時，負責人就回答我們說，像這麼有名望的人的墓落得這麼荒涼境地，實在是不好意思，正想加以整修一番；其後又通過他人向我提出能否寫一篇介紹章先生的簡歷。正是出於此因，當時急急忙忙給倉田先生寫了封航空信，不知他寫得怎樣了；前天又寫了一信去催，不知這封信會有什麼結果。今天打電話來叫我去看墓地。已是整修一新，今非昔比了，而且又打掃得乾乾淨淨。總之，明知是假墓也修葺得這樣也就無可厚非了。這件事就請您放心吧。^⑬

同年12月12日，高倉正三撰成《日過（辻）部隊長修復章太炎墓》一文，詳述此事始末：

日過（辻）部隊長蒞官以來，吾蘇城復興狀況頗為注視，公事之餘，每訪部屬，細心觀察，故與上下民情無不通曉。日前聞國學大師章太炎墓荒廢無度，蓬蒿丈餘，歲經

三載而無人修護，哀痛之至，親往弔之，三孫之象，吳令置守。章氏實為一代大儒、民黨元領，學行之盛，遠聞東鄰。今頹毀如此，無乃先賢為後愚廢。遂督人員，芟除艾積，重封其墓，略就規矩。記者昨悉及此，特行往訪。

據部長部屬石井中尉談，章太炎先生實係世界著名大儒，素所佩服。少時師前清名儒俞樾，研精國學，屬正統古文派。壯年激於民族思想，鼓吹革命，屢次被逮。前清末避難於東京，深結於孫中山，自此為民黨元老，見重一世。民國初袁氏稱帝，章氏又被幽禁。得釋出後，遂不論政治，專攻樸學，關於訓詁音韻，學術上之貢獻尤多。晚年卜居蘇城錦帆路，創章氏國學講習會，致力於講授，其徒皆為學界重要分子。性嗜著書，有《章氏叢書正續》，其中如《嘯書》等篇，稍為過正，但皆壯年所為。前年夏身亡，當禮以國葬，而未果，深可惜也。聞諸公子至孝，擬將來厚葬，無奈荒蕪至此，知章氏身事者，無不為之黯然淚下。我過（辻）部隊長仁慈為心，世所共知，尤對文化，最切關心，頃悉章氏墳墓，無人清掃，遂命部屬，略加修葺，以待將來盛葬。所願中國古文人士，對於如此東方文化界功臣，常持敬愛之念，其墳墓遺跡，細心保護，無以死而廢則幸甚矣。^④

12月16日，高倉淳之助用航空信給高倉正三寄來《章炳麟傳》。次日，高倉正三覆函致謝：

收到了您寄來的航空信。拜託您那麼一件費心又勞苦的事，誠感惶恐。趕緊把它送到了隊長手裡。正好在前天，由區區起稿的、將在報上發表的稿件送給了石井中尉。等墳墓的照片洗印出來後會給您寄一張去的。您看到煥然一新的變化會大吃一驚的。^⑤

從前引高倉正三日記及其致吉川幸次郎、高倉淳之助等人的函件中，大體可以看出辻部隊整修章太炎墓一事的緣起、經過及結果。值得注意的是，高倉正三熱心奔走此事，主要是出於學術上的考慮。而辻部隊之所以出面整修章太炎墓，更多的還是試圖借此籠絡人心，美化侵略，凸顯其所謂“復興”蘇州的政績，而非真正想表彰“世界著名大儒”“東方文化界功臣”。否則，此後駐蘇日軍侵佔國學講習所場地、任由章太炎墓荒廢的現象就難以理解。

四、其他拜弔者

除高倉正三和整修墓地的日軍外，抗戰時期章太炎墓陸續還有一些不速之客到訪。從已知史料看，一些在淪陷區活動的門生故舊曾先後前往拜弔，其中不乏周作人、林柏生等偽政權要人。

1941夏，在章太炎逝世六周年紀念日，經出任偽蘇州圖書館長的太炎門生徐澂提議，滯留蘇州的20多位其他門生故舊“備了香花，攜帶了清饘庶酌”，到章氏墓前祭奠。“蔗園”在《朴學大師章太炎故宅訪問記》一文中除記此次祭奠活動外，還詳細記載了其1940、1941年兩次造訪章太炎故居時所見的慘淡、淒涼的情形。文中稱：

當我去歲上半年來訪問之際，其時友邦軍隊（指侵華日軍——引者）借用剛才遷出；沅秋（徐澂）督同顏姓舊僕（松江人），打掃整理，已稍有端倪。屋內器具，散失得很多，即有遺剩，也頗不全了。而樓上的書室裡，僅存的一部分書籍，已被凌亂不齊地，一疊一疊的堆置在地板上。太炎先生手寫的書目標簽，有些還夾在書本子裡；而一部一部的集子，明明散失得無法整理。恰好那天我們先去訪問馬醫科巷清代朴學大師“俞曲園”先生的故宅和“春在堂”。目睹俞氏的書齋，雖歷三十三年長時期，還保存生前的原狀，一物也未曾移動散失的情況，後來到此看到文化被劫的慘狀，不禁傷心到萬分！

我在事變以後，到錦帆路訪問太炎先生的故宅，已經是第二次；每次來叩門，總是他的白髮老僕來應聲啟關的。尤其是這一次來祭奠，眼看到顏姓老僕的頭髮，格外花白得多！也許他更貧苦，營養不足，格外顯得衰老！我很注意，注意到太炎先生的靈前，在牌位前面所陳的一個小煙鉢裡，已經燃燒著一支香煙。啊！我明白了，這明明是那位舊僕，他紀念著主人生前，有抽吸香煙的嗜好；雖然他主人已經死去了六年，他還未曾忘卻，隔著幽冥來敬獻一枝啦！^④

在這些文字中，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化界人士灰暗、鬱結的心態一覽無遺。

抗戰時期，前來憑弔章太炎墓的章門弟子還有陳存仁。陳氏為太炎晚年所收門生、上海名醫。據其晚年回憶：“敵偽盤踞時代，我特地到蘇州，憑弔章師的墓廬，墓前雜草叢生，陳設蕭然，所懸遺影已失所在，只留一老嫗守宅。”^⑤觀感與“蔗園”十分類似。

此外，1943年周作人亦曾前來祭掃。周作人1908～1909年在東京民報社聽章太炎講解過《說文解字》。1926年8月，因不滿於章氏民國以來“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動”，在《語絲》上發表《謝本師》一文，宣佈與其斷絕師生關係。^⑥當然，他們之間的師生關係並未真正斷絕，1932年章太炎北遊講學，在北平各高校任職的弟子執禮甚恭，^⑦其中也包括周作人。^⑧章太炎逝世後，周作人不僅參加各種悼念活動，^⑨還專門撰文紀念，結合其師學習梵文的經歷，表彰他在治學方面的可貴精神。^⑩抗戰爆發後，周作人滯留北平未南下，1941年元旦繼湯爾和之後出任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1943年初，周作人被解去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職務。同年4月5日，應汪精衛之邀，赴寧出任偽國民政府委員，並在南京、蘇州等地講學。^⑪10日在沈啟無、周豐一、蘇瑞成、王古魯、偽中央大學龍沐勳、偽宣傳部事業司司長楊鴻烈等人陪同下抵達蘇州。偽江蘇省宣傳處、偽教育廳、偽《江蘇日報》社等單位代表前往車站迎接。周氏此行，除“觀光‘清鄉區’”外，並專程拜弔章太炎墓。^⑫次日上午在徐徵等人陪同下，赴錦帆路章太炎墓前“拜弔行禮致敬”。^⑬

偽《江蘇日報》社編輯郭夢鷗曾在1943年第3期《風雨談》上發表《知堂老人來蘇州記》一文，詳記此事經過。文中談及周作人到蘇州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拜弔先師章太炎之墓”，並吹捧稱，“際茲世風日薄、師道淪亡之時，此舉實是令人肅然起敬，且生無限感慨”。緊接著，文中詳述此時章太炎墓的簡陋、殘破情形：

這裡破屋連毗，菜畦離離，差不多像貧民窟一般的地方，又略帶些鄉間的野趣，太炎先生的墓想不到就在這兒，更想不到章先生的墓簡陋到僅一抔土堆，使人慨然欲涕矣。四周雜植桑桃等樹，疏落約六七株，墓之四周為一畦菜圃，旁有矮屋三兩間，頗具田家風味。墓為長方形，約二丈長，四圍為破磚所砌，高不及三尺，中則鬆土堆積。墓中植一長方木頭，正面書“章太炎先生之墓”七字，背面寫著：“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辻部隊建立吳濟時書”等十八字。後來問看墓的一個老頭子，才知道章先生靈柩本來是浮厝在這園子中，事變起來家人均走散，後經友邦日本的隊伍到此，特派兵士數十人來此為章先生建立墳墓，這塊木頭就是那時立下來的。老頭子據他自己說是章先生的老用人，姓顏色的顏，名字是做壽的壽，天上雲的雲，跟章先生二十來年了，言下有些依依之意。章先生一生骨鯁，弟子滿天下，想不到一不識字的老僕，猶能在此守墓，亦可慨歎！^⑭

這一記載頗可與高倉正三《蘇州日記》關於辻部隊整修章太炎墓的相關記載相印證。據前引《蘇州日記》可知，郭文所謂“特派兵士數十人來此為章先生建立墳墓”並不準確，辻部隊所為只是整修，而非“建立墳墓”。從郭文中也可以看出，《蘇州日記》中所謂的“整修一新”“煥然一

新”亦不過爾爾，整修後的章太炎墓實際上仍然十分簡陋。

郭夢鷗還在文中還詳記了周作人祭掃的經過：

周先生走到墓前時，深深的行了一鞠躬之禮。這一鞠躬和向印光大師像前的一鞠躬是截然不同的吧，那僅不過是表示虔敬之意而已；此一鞠躬，則於虔敬之餘，猶含無限悽愴的情緒。周先生黯然者久之，立墓前留影後，即赴明處長寓次小憩，臨走還給了顏僕一百圓，囑他好好看守墳墓。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周先生也是極富情感的，他不願在墓前多所徘徊，大約是怕有所悵觸的緣故。是不是這樣我也不敢斷言，但在旁觀的人看來至少是有此感覺的吧。^⑤

文中還附有周作人在章太炎墓前的留影照片，因年代久遠，已稍顯模糊。祭掃完章太炎墓後，周作人又赴馬醫科巷瞻仰俞樾故居“春在堂”。郭夢鷗認為，他之所以訪“春在堂”，“與其說是為了慕曲園老人之名，無寧說是由太炎的關係而更易聯想到俞太史來得更妥切些吧”？^⑥

參觀結束後，周作人發表蒞蘇感想稱：“鄙人蒙‘國民政府’任命‘委員’，並在‘中大’稍作演講，嗣得知太炎先生故後，即葬在宅內，故臨時決定來蘇一行，參拜遺墳，並觀國學講習會舊址。在蘇只停留一日，即須回（南）京。”^⑦次年，周作人談及祭掃章太炎墓一事時稱：

我又去拜謁章太炎先生墓，這是在錦帆路章宅的後園裡，情形如郭先生（郭夢鷗——引者，下同）即文中所記，茲不重述。章宅現由省政府宣傳處明處長借住，我們進去稍坐，是一座洋式的樓房，後邊講學的地方云為外國人（指日軍）所佔用，尚未能收回，因此我們也不能進去一看，殊屬遺憾。^⑧

周氏之後，1944年4月10日，章太炎墓前又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時任汪偽“宣傳部長”兼“新運會秘書長”的林柏生。林氏此行意在“視察”蘇州一帶“新國民運動”的宣傳情況，並赴“清鄉幹部學校訓話”。達到目的後，趁機遊覽張園等名勝，期間還專程前往憑弔章太炎墓。由於他在偽政權裡位高權重，所到之處前呼後擁。^⑨林柏生1925年7月起任汪精衛秘書，後長期追隨汪氏，1930年任《南華日報》社社長，1933年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⑩抗戰爆發前在國民黨內已有相當高的地位。從經歷看，他和章太炎多少有過一些交集，惟目前尚不清楚二人之間具體的交往情況。

抗戰時期，各色人等前往祭掃章太炎墓的動機不一。大抵而言，有的更多是顧及昔日的師生情誼，^⑪有的則是為了借章太炎名望以自重。由於立場、地位不同，他們在章太炎墓前的心境亦各異。章太炎本是一位著名的民族主義者，^⑫辛亥革命時期如此，晚年亦不改初衷。他在遺囑中鄭重叮囑子孫，“若異族入主，務須潔身”。^⑬倘若他在地下有知，對前來憑弔的周作人、林柏生之流，估計亦不免深感憎惡。

大抵一位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不僅生前舉手投足足以聳動世人之聽聞，即其逝世之後，誕辰、忌日、墓葬、故居仍時常為後人所紀念。從目前發現的高倉正三、“蔗園”、陳存仁、郭夢鷗及周作人等人的記載可知，抗戰時期圍繞章太炎墓所發生的故事，遠比“×廠”、章念馳所記要豐富得多。聯繫到此前被延誤的“國葬”，以及此後的正式安葬、“文化大革命”期間墓地被毀、1981年新墓最終落成，凡此種種均可看出章太炎這樣一位重要歷史人物的墓葬與時局變化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前述“蔗園”、郭夢鷗、周作人等人的文章，均曾刊諸報端，廣為人知。加之，抗戰勝利後不少滯留淪陷區的門生故舊均仍健在，尤其徐澂在新中國成立後仍活躍在江蘇文化界。因此，大致可以推斷章氏親屬對於抗戰期間日寇整修、漢奸拜弔之類的事情應該是知情的。只是這些事情

對於章太炎的形象未必有益，因此在敘述時有意無意帶著某種選擇性。後世讀史者應特別注意避免為此種選擇性所蔽，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全面、真實的歷史。

- ①《國學大師章太炎之死》，廣州：《民間旬報》，1936年，第25期。
- ②⑤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載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39頁；第38、40頁。
- ③章念馳：《章太炎營葬始末》，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1982年第2輯；汪榮祖：《太炎新墓記》，載《學林漫步》，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62頁；豐家驊：《章太炎遺葬始末》，《歷史學家茶座》第9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5頁。
- ④相關論著如桑兵：《蓋棺論定“論”難定：張之洞之死的輿論反應》，上海：《學術月刊》，2007年第8期；李恭忠：《中山陵：一個現代政治符號的誕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8~52頁；林輝鋒、黃寶撰：《吳佩孚逝世後的社會輿論反應》，廣州：《學術研究》，2015年第1期。
- ⑥⑫⑬⑭⑯⑰⑱王仰清、許映湖標注：《邵元沖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90頁；第1391、1394頁；第1400、1415頁；第1385頁；第1426頁。
- ⑦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第5冊，瀋陽：遼瀋書社，1993年，第3855~3856頁。
- ⑧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16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81頁。
- ⑨⑬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668頁；第671~672頁。
- ⑩邵元沖認為，程氏此文“殊與中樞尊重者舊之意相違，究不知其意何居，乃肆譏評若此也”。王仰清、許映湖標注：《邵元沖日記》，第1390頁。
- ⑪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增訂本），第41頁。
- ⑭邵元沖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其為章太炎國葬一事奔走之經過，參見夏里：《邵元沖為章太炎喪事奔走》，南京：《民國春秋》，2001年第4期。張繼自1928年起歷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司法院副院長、中央監察委員、國史館館長等職。張繼與章太炎私交甚好，他倆和章士釗、鄒容四人曾義結金蘭（章行嚴：《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壽序》，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增訂本，第29頁）。朱希祖等人曾就章太炎國葬問題多次與其聯絡，詳見《朱希祖日記》的相關記載。
- ⑮王仰清、許映湖標注：《邵元沖日記》，第1396頁；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第674頁。
- ⑯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11頁；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第676頁。
- ⑰《本院訓令》（院字第713號，1936年10月26日），南京：《監察院公報》，1936年第105期；《本院訓令》（院字第1091號，1936年12月24日），南京：《監察院公報》，1936年第113期。
- ⑱章太炎逝世後，維持國學講習會的難處，可參見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第682頁。
- ⑲⑳章念馳：《章太炎營葬始末》。
- ㉑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709、805~806頁。據“蕉園”在《朴學大師章太炎故宅訪問記》（南京：《中日文化月刊》，1941年，第1卷第4期）一文中稱：“國葬的墓地，是勘定在杭州西湖靈隱附近；由前浙江省府主席朱家驊主持其事。墓地擴穴工程，已完成其半，而二十六年的中日事變突作！”這位筆名“蕉園”的作者係太炎門生，他的這一記載不知何所據，姑且存疑。
- ㉒蕉園《朴學大師章太炎故宅訪問記》載：“錦帆路章氏遺宅，是前後兩座西式樓屋，再附帶著附屬平房，後而（面）還有個小型花園”。陳存仁晚年回憶稱：“戰爭既起，大江南北，鐵蹄縱橫，他的家人都到內地逃避寇患。臨行之前，即掘地宅中，為先生窀穸之安。”詳見陳存仁：《師事國學大師章太炎》，台北：《傳記文學》，1991年，第58卷第6期。
- ㉓章念馳《章太炎營葬始末》稱“這是一九三七年六月的事”，似不確。1946年6月章太炎逝世十周年之際，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的章門弟子沈廷國稱，“恰巧敵人侵略，東南淪陷，先生靈柩，仍權厝在講習會的廣場上”（沈

- 延國：《記章太炎先生·在蘇州》，載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增訂本），第330頁），亦不確。
- ②⑥×：《章太炎墓安然無恙》，上海：《滬風》，1946年第2期。
- ②⑧汪榮祖：《太炎新墓記》。
- ②⑨謝惠芬：《哲人日已遠，典範在夙昔——杭州章太炎紀念館建館始末》，載汪琴烜主編、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明珠璀璨浙江省圖書館、博物館建設紀實》（《浙江文史資料》，第72輯），2003年。
- ③⑩豐家驊：《章太炎遺葬始末》。
- ③①華強：《章太炎大傳》，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41頁。
- ③②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98~202頁；朱紅：《前言》，見高倉正三：《高倉正三蘇州日記：揭開日本人的中國記憶：1939~1941》，孫來慶譯，江蘇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14年。
- ③③高倉正三：《高倉正三蘇州日記：揭開日本人的中國記憶：1939~1941》，第3~6頁。章賦瀾曾任江蘇省立第四中學校長、蘇州美術專科學校教員、東吳大學史學教授，抗戰期間出任偽江蘇省政府秘書、偽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等職。著有《東洋史》，1935年由世界書局出版。
- ③④③④④④④④④高倉正三：《高倉正三蘇州日記：揭開日本人的中國記憶：1939~1941》，第8~10頁；第13頁；第20、22、25頁；第35頁；第35~36頁；第56~57頁；第59~63頁。
- ③⑤③⑥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麟輯注：《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34~237、239~241頁；第190頁。
- ③⑦③⑧③⑨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學記》，錢婉約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譯者前言”；第62、75頁；“譯者前言”。
- ④⑥“蔗園”：《朴學大師章太炎故宅訪問記》。
- ④⑦陳存仁：《師事國學大師章太炎》。
- ④⑧周作人：《謝本師》，北京：《語絲》，1926年8月第94期。
- ④⑨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1~622頁；桑兵：《章太炎晚年北遊講學的文化象徵》，北京：《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 ⑤⑩⑤②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冊，第618~620頁；第621~622頁。
- ⑤①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下冊，第1210、1220頁。
- ⑤③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周作人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56~657頁。
- ⑤④《周作人蒞蘇弔章太炎墓》，上海：《申報》，1943年4月11日。
- ⑤⑤⑤⑨《周作人在蘇昨弔章太炎墓》，上海：《申報》，1943年4月12日。
- ⑤⑥⑤⑦郭夢鷗：《知堂老人來蘇州記》，上海：《風雨談》，1943年第3期。
- ⑤⑧郭夢鷗：《知堂老人來蘇州記》。據郭夢鷗此文和前引《申報》報道，周作人此行先祭掃章太炎墓，後參觀俞樾故居“春在堂”。《周作人年譜》稱，“11日上午，由蘇州圖書館的館長徐激陪同去馬醫科巷瞻仰了俞曲園的故居春在堂，又去錦帆路祭掃章太炎墓”（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周作人年譜》，第657頁），行程記載有誤。這一訛誤可能是受周作人《蘇州的回憶》一文的誤導所致。
- ⑥⑩知堂：《蘇州的回憶》，北平：《藝文雜誌》，1944年，第2卷第5期。
- ⑥①《林部長視察新運動工作》，上海：《申報》，1944年4月11日。
- ⑥②尚海、孔凡軍、何虎生主編：《民國史大辭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第917頁。
- ⑥③章太炎與門下弟子之間的深厚情誼，詳見盧毅：《章門弟子與近代文化》，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27~231頁。
- ⑥④洪深：《民族主義者章太炎》，上海：《光明》，1936年第1卷第2期。
- ⑥⑤章太炎：《章太炎遺囑》（附：章念馳注釋），載《學術集林》第1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第3頁。從該文披露的章氏遺囑看，繆篆所謂章太炎未病之時“曾草遺囑，其言曰：‘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遺囑止此二語，而語不及私”（繆篆：《吊餘杭先生文》，蘇州：《制言》，1936年第24期），並不屬實。

作者簡介：林輝鋒，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北京 100875

[責任編輯 陳志雄]